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三十

[illegible]　　　　宋　吳泳　撰

書東[illegible]學[illegible]書跋

[illegible]而仕已知有先生長者

[illegible]名[illegible]長莫能贏粮撰屨此外

僕[illegible]讀書[illegible]作復輟先儒謂悠悠瀆

瀆虛過歲月是可惜也去年春令學稅院相過始得尚

書所為文冠帶讀之夜氣一蔵冥升利于不息之正也拱極一記考槃在澗永矢弗諼之義也楮衾一銘恬修滅義服美於人之訓也坐右十圖簡而嚴勉諭僚屬四事明而切翰林詞章一編温醇深潤其思油然以幽其味顯然以長也某雖未識尚書之面茲見其心矣化敝文衰人物消靡故國之喬木零落殆盡新田之采芑培植未豐中外所屬望以扶持世教康濟時屯者尚書一人而已命名纔盼朝野胥慶咸謂温公起洛譬之游龍

能出雲雨蜀公起蜀譬之麟鳳能服猛鷙蓋羣賢翕聚
固為朝家美瑞而大賢出處尤關國之重輕是必求有
以副海内之望可也今弊事方更而未盡危機交急而
弗停金滅元興憂瑞方始最是人心蠱壞陷溺既深非
得華佗換腸滌胃之方恐亦未可卒救尚書經濟之藏
著幾古今必知所處於此矣某材不能適時用學不能
輔理化漫以片文俊字奏於作者之庭詞雖未工忌者
已衆每思黄離畜牝之吉深味中庸尚絅之訓若非韜

晦定速顛隮所頼尚書主吾道之宗盟立斯文之慧命盈庭吉士倚作金城如某者儻得一望聲容參侍誨語持是以歸見鄉父兄是亦終身之願也草此修問瞻望旌棨乞為宗社保重

上劉左史書

某聞之國之有老臣猶人之一身有元氣也功名魁傑之士容或可少於時而至於耆儒宿德則宗社之所倚重朝廷之所尊信天下萬世之所取法而一不培養封

殖焉則是猶氣體不完精神不接而欲運其手足肩背
亦將漠然不我應矣書曰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
克正謂此也故嘗以為國家真元之運息養於慶歷之
時梏亡於熙豐之際而復清明於元祐之日衆正登用
大姦屏絶士大夫慶於朝庶人歌於路故在慶歷則猶
平旦之氣老臣漸疏新進用事素有勳望者納政在里
第而年德彌高者各自放於洛故在熙豐則猶旦晝之
氣一法令之不便則累章以力爭一除授之得人則寓

書而志喜待之以扶持之殊禮寵之以不拜之彌文逿之以經筵朝參之節申之以遣使咨訪之重故在元祐則猶中夜清明之氣然是氣也清明常在不為息養而加不為梏亡而損扶天地之心壽國家之脉立生民之命與晝夜陰陽坤乾復垢相為無有終窮至於今日又不待讀聖德頌者英序元祐黨碑而後知其梗概也方令天下勲德閎大為四朝元老學問粹正為天子舊臣兼山黄公之後獨侍郎一人歸乎靈光之存耳然政有

關於社稷事有繫於安危侍郎不言又誰言耶比聞之道路播之封章則侍郎蓋以儲嗣為言矣以民事為言矣以軍政為言矣或相疑怪或相賞嘆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昔司馬文正之在并州也議建儲凡三狀其在西京也六事論時政而一事及邊防其在洛十五年也朝廷每有大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豈嘗以出位為嫌忤時為諱耶嗚呼閱天下之理多則其見事也必明趨榮名之念薄則其持論也必固學問苗脉自善類中來

則其為仁也必勇侍郎之與司馬文正蓋一品地為人也朝陽之鳳何所顧而不屢鳴也今天下亦多故矣所可言者不獨三言而已使當路者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諭上意則庶猶可以扶救若其護疾忌醫而不為思則天下事去矣學校小儒無所建明於時頃得侍郎所賜書且云道益衰矣時益危矣使世間常有善士固無遠近親疎此不獨見侍郎懇懇憂時之至心而於不令兄弟猶欲期之以學問器業而不俾為小人之

歸也故於安輿之就養也輒紓情素而自獻焉舊所為辯說七篇別紙莊寫并賜覽觀不宣

上崔侍郎書

某生長東蜀少時孤露其居家所共游者不過鄉黨鄰里之人其出而宦游於外又不數十百里之地其講學也無河洛之全書其論事也無燕趙之奇氣其記覽為辭章也無龍門禹穴之偉觀稟氣偏滯而規模隘執德不宏而才膽薄怯於耳目恬習之陋冥然被驅而莫之

覺者蓋已四十年於此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亦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之謂大丈夫嘗持是說以求諸天下之豪傑或謂古人有之而今則無之也侍郎自天子侍從帥西南某雖未得覘窺風采而問之鄉人於朝訪之南方士夫於蜀則皆能道其梗概輕裘紆徐被服率素而知其為孤介人也器無重備妾無衣帛而知其為清忠人也菲於奉身薄於徼福陋於希世而知其為沖澹寡

欲人也夫舉天下物欲一不足以動其心則居官也必
廉蒞軍也必莊臨財也必義立天子殿陛必能直辭正
色得志於天下必能使萬物各得其所異時新城之邑
若狹且近不足展拓才具而救飢弭盜乃有二十四考
中書所不能為之功信乎富貴貧薄者何往而不可行
志也某每愛諸葛武侯高卧南陽不求聞達其澹於榮
利若將終身焉者三十年將相何欲不遂而家之所有
僅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而已豈武侯好自抑損耶蓋

經綸天下當使清虛恬澹之意常多而功利物欲之心常少武侯之功烈所以扶持人紀復興漢室挺挺然有三代之英雄氣象實自清心寡慾中充廣之也胡文定公有言人須是世味澹薄不要富貴方自激昂若胡公者誠亦得武侯之心哉侍郎清心寡欲有武侯之資作牧益州當武侯之任陛辭之日必欲中外通情大小協力此已窺見用蜀之規模而入境之始登民間俗屏去帷帳此又見夫愛惜民力之至蜀之民將須而視之曰

此更生我者也蜀之吏將率而勸之曰此胥訓誨我者也學校小儒有如某等亦豈敢徒事文墨而不以實應先生哉某竊觀近歲蜀多弊事軍政壊於亡紀疆事狃於嘗試陟罰臧否亂於無章然此三者使法度修紀律正不過一轉移之間而至於好利之蠹則剥蝕士大夫之良心為甚此殆不可以沈痼之日為受病之始也昔熈寧創置條例司之初講利之臣多聚文章之士而充斥四方者莫非分行營榦之使彼自以新意為功名而

不知利源一開則留病根於腹心牢不可去識者推原其自以為民不靖亦惟在邦君室至哉斯言不獨當時之鑒亦今日對病之藥也竊知侍郎寬靜簡易皇皇以求仁義為心欲某等得以進其厭飫之説若夫以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恩則區區無所復望於時矣伏惟屬意焉

與曹昌谷書 彦約

某不令兄弟少自孤苦常有志於斯世學力不充惘然

無所成立郎中入蜀首蒙異知尉弟昌裔既辱論薦且以其賤姓名道揚於諸公間大心公溥則天之道此達材賢者所為也一自新都蕭寺拜違遄有出峽之命無益之書不敢登諸燕几郎中既離梁益事變日異人心日危國勢日益蹙敵人幾再犯蜀今春尤甚破武休入漢中復犯大安邊民塗炭衣冠虜掠雖制閫亦為從治之計蜀幾危矣嘗以紹興三年攷之薩里罕亦曾寇興元犯大梁子羽至退保三泉魏公移司閬中大略相似

然是時蜀危而復安者人心均一事力完具人才如柚
箙中之矢一矢既盡一矢繼之不致如今日無拳無勇
職為亂階而已也某嘗出位蚤夜以思每謂宇宙大物
也惟休休綽綽者始能用之猜忌褊狹恐天下之加乎
己忌醫護疾使壞證侵尋不可復救不知古之為宰衡
者亦如此乎否也某名微位卑空言不足以達志如郎
中之才美上為廟朝命脉下為生靈根本能以蜀之危
亢言於朝俾二三執政稍開誠心布公道參用度外之

人勿諱張皇之論命帥選將收拾人心則蜀道幸甚蜀
民幸甚不然聽其所為如賭采一擲則梁益之事去矣
某僣布此未有詹覿之辰上乞為洙泗河洛宗門珍燮
道體以福海縣

又

某杪春拜書附制幹晏丈之舟以行歷夏徂秋計當上
達一自成都移制閫於益昌鄱篙邸報不復西來凡朝
廷大除授少所知見但聞之道塗相語藉藉謂侍郎始

以月卿命繼以法從除將自是西帥矣已除書自天陛
華邃閣遄拜真命即為此來人心所向士心所懷三軍
之心所屬不惟徒賀而將實賀也蜀之為國靡敝傾壞
視昔時為甚頃者興元潰兵擾天紀鳳集紫巾轉相倣
傚跨州連邑如涉無人之境彼之所以冒為大惡疾視
其上而莫之顧者亦以蜀中諸郡城多隳圮兵不練習
干戈朽器甲鈍無以共禦王事縉紳先生又不歷筭周
思閑示逆順躬任討賊之責惴惴然猶養虎狼惟恐少

拂其心則若將怨而怒已此豈馭軍理國者所為哉古人於屯之難也而必曰康屯於否之傾也而必曰通否天下豈有不可為之事特在夫處置者得宜而已前日之變環寇坐視而不用命者閫外官軍耳邀求賞給而不肯前行者移屯營兵耳如黎雅諸處牌手則未嘗不效用也前乎開禧則有判將後乎嘉定則有判兵如沿邊流民內郡貧民未嘗有一人敢作亂也今殘敵自支它盜蜀中頻得寧帖若更得侍郎之來經理軍政收回人

心責任士大夫以事使氣脉常流通而支節不解散冠
去之後常如冠至之時上有凝志下無離心則國庶乎
其可為也侍郎素諳蜀中利病魯泮諸生才識謬迷然
恃知予之厚則不敢不略陳狂愚而抒素情進之退之
一惟所以命耳時已薄寒所幾上為廟朝壽本下為生
民命脉厚加眠食以福善類

與崔菊坡書

某伏自尚書帥屬東歸魯飭一箋於江之上下遣人追

送隸也不力及夔而仙艎已過月峽矣洪考功之還緘前書同詩卷冊囊就附其舟以行雖皐緩已不及事然門人所以戀德之誠非此則無以少見真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而氣一養熟而道凝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以動其心所以安分義之閑雖萬鍾不能奪其志嗣君訪落圖任舊臣累詔趣徵亢章不出難進易退之風高但温公既歸洛朝廷每有大事知無不言雖詔書中有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公去

國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為言公慨然以君臣之誼
責之乃知國家之命脉關言路之通塞係善類之消長
尚書身雖在外詎可翳然林水之間不以温公魏公之
所當言者為言哉況尚書負海内之望多士之所模楷
茍惟不言言則必用況在蜀中凡所薦進之士有登於
朝者有籍記於中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府者川泳雲
飛次第扳擢如某者謬膺亡奇亦以尚書舊辟麗撫機
之例置之機幄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真不虛

言也蜀邊一向帖静頻年田里間亦不為不熟而物價之昂竟不肯减所幸者闗表差平自此外别無所聞令因漕司入便郵附一緘申謁就有某宰神泉日冬夜九詩及前崇慶王使君所記社倉碑一本拜呈幸賜標月之指餘祈冲輔耆德進來新陽竚有延登之拜

與李悦齋書

某去歳纔及脩門即夜戔用敬附五月十八日遞以往揆日之程亦當緣徹書臺之下矣每校勘徵之常丞景

仁出示寶翰雖屢蒙藍記而日前所寄書音銷響落竟
墮浮沈不識先生長者罪其簡否侍郎學懋而政美德
成而行尊人物之望海内所屬有如廣東崔丈建寧真
丈與侍郎代不數人而已但世運多屯泰交不競三先
生者或勤勞於外或偃息在家譬如雲氣浮游太空片
東片西不能聚而成雨近者寇盜披猖已屠數縣名藩
重鎮多缺帥守崔禮書既辭隆興之命王帥久得祠而
未離福建以此事權錯出而人心揺刑政垢玩而賊黨

固夫人情本不甚相遠若得一人焉出而鎮壓撫柔之
先從人心上做起根本則昔之脅民為盜者度令可以
化賊為民此特反掌間事耳班行諸公之論直以為此
段須得三先生然後可以辦集蓋兵者實大賢盛德之
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言哉徐考節之言真有味也某
仕材沈下玷蹟周行亦既一年曾無補報輪對又在今
春之莫但歷攷鄉父兄袞袞登朝者官職崇卑各有定
分風節議論率皆可觀某雖不肖不學安敢希慕之才

之珍而求以附善之心則晨夕不置侍郎模楷後進天下方望之如元禮豈無可以警悔者因風願示其略庶存此體段於胷中它日不至為宵人之歸是又拜門墻之賜也王正之首熏[illegible]濯露班此一幅之藤上祈為國之珍式玉其體以迓天休以壽國脉

又

某頃從月置再奉赤牋就以所露封章上塵書月不審曾洞徹否上睠西顧謀帥中軍詩書禮樂之望亡踰老

臣者於是拓以蜀國十連之封峻以堯章延閣之秩式正使名永清國步眷簡之意蓋有在也命下之日中都縉紳莫不舉酒相賀而某獨尚竊遲蓋燭之武不能早用於鄭國未危之先諸葛孔明馳驅受任於漢軍屢敗之際凡所施置倍覺喫力令須夙戒元戎徑度雙劍更勿牢辭往復以緩於事機此則邦人之所望也侍郎胃次著幾古今扶否康屯必能宏濟頃庚置未發前因會宰士皆謂侍郎孜孜體國盡公血誠凡所建明率皆平

實是時己自畧知有建䌓消息不三日而命從天下盖以望選不繇人言也某兄弟游門牆已久區區之見以為今日之事莫若旌三州死難之守戮環寇坐視之將章明國法興起人心凡弱政潵事勸令一切更新應五州失業之民盡與蠲减租賦或如西和忠勇軍法團結民丁或如渭濱雜耕故事逐漸講行屯田不知兹時便可為否若夫制總相通掌兵者與理財者和豫此在侍郎必有所處爾縱筆及此不覺忉怛

又

某頃連遞奏記茲更不縏述起居之問十二月三日邸

吏録以侍郎辭免之牘備悉蜀中事勢已就瀕亡後一

月度常卿處復轉示與鄉人劉子并粘連到趙副使書

尤見侍郎懇懇憂鄉國之意讀之使人哽咽方敵騎破

利州時纔聞遽報即同鄉人往扣廟堂晝登光範之門

謁執政府犇走伺候飲食晝廢如此者凡六日亦曾兩

見丞相四見參政樞密與之痛説蜀亡之狀且乞台陳

襄陽以二趙為制副藉其兵糧援蜀又以其新立功之故提一軍上夔門以控扼其喉一軍出金洋以邀擊其背侍郎從中權運籌副使糾合忠義招集潰卒相與式遏寇虐恐有可康救之理言之者急而應之者緩雖盡從其請而尚遲其行既得侍郎書又以四事為請其一言降詔撫諭其二乞趣二趙行并遣鄂州王旻一軍應援其三乞應制司財物須管制副同用其四乞沿江荆南須擇才望方略之帥次日徼之監丞又欲乞降省劄徧

下諸路監司帥臣許其自辟置官屬自支用財賦招兵
禦敵上下流相應援其間委折鄉人必詳報去五月間
第一沓議蜀事某以為諸葛公德政不舉威刑不肅二
語最中蜀梱之病莫若更用恍齋為帥或云妨礙桂丈
又見侍郎與游景仁書令從二趙中擇一人來或又以
為此統兵之才當時言輕既不孚信後來繚遶回旋竟
不出此然待其出命則已晚矣侍郎所謂儻陛下擢臣
於數月之前大安利閬未破諸將未盡歿亡軍士未盡

死散則尚或可以勉竭真至言也第區區猶有餘望者
侍郎與副使心腹相孚更無掣肘可以展采錯事更乞
勉為鄉國多方措置共圖所以救援收復之策此不獨
鄉人之望亦宗社之望也言之及此血淚迸落仍冀加
餐善護以拓經濟之藏

又

某伏自六月十八至於八月三日凡四拜書皆附益昌
遞行近蒙專使遣致書餽復從月置中祗領七月空日

一緘則知某前此四書猶未闕徹穹檻又不審牙纛起離之後浮沈與否也諭及結局兵財總數仰見綜理微密之功向來蜀口兵額號曰十萬宣撫司交與制司尚八萬二千四百餘人後來兩三政所管止六萬九千上下今受任敢事之後乃能收集塡剌合忠義至八萬五千餘人則兵不為不足矣向來制司元交宣撫司錢物本窠名錢引尚七百一萬一千二百餘道各項樁管一百四十五萬六百餘道銅錢小會子金銀物帛又不在

內想前帥交割時必多散失虧損矣今於用度單乏之際猶能撙節則虧目共管一千三百餘萬則財不為不厚矣經理荒殘規置阨塞又皆可久可大著實工夫後人亦得以有所据依何其幸也世嘗謂儒者不善知兵而不知夾谷之會强者惴焉善知兵者莫如孔子儒者不善理財而不知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善理財者莫如孟子天下事非吾儒為之而誰為之耶近亦得新梱書有二語云兵不在多而在料簡財不在取而在調度郄

也是好說話但臨邊練軍自昔所難而不知所以料簡者何道師行一日便有支費而不知所以調度者何術俱未能喻其詳在高明以為然否張忠獻公罷都督府除醴泉觀使或勸公勿復問時事公慨然語之曰苟有所見安忍不言如來書所謂繼此歸伏林泉不復與聞外事之語則非所望於元勳舊德也丞相久病近作止不常時事大可慮書不盡言所冀為廟社保重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三十　　宋　吳泳　撰

書

與汪尚中書

某閒居寡儔得蒙賜書以勞岑寂且辱録示至日講義見教體段平正辭旨條達如以子半為復之初黄鍾為復之候仁為復之元仰見探索之工但首闢諸儒動静之說此為未瑩耳盖陰陽易也動静易也易六十四卦

無非天地之心然二陽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大壯五陽為夬漸生漸長日新月盛心普萬物而流形於穹壤之間於斯時也物實相雜難可名狀大壯雖曰見天地之情而所見者特其發達於外者耳而心之精微妙窔則未之能測也惟復小而辨于物五陰方剝於上而一陽已生於下當肅殺之中已有孳萌之兆於貞固之下已有流動之脉生生之理無一間停息於此而觀則昭明潔淨見得天地之心最為親切故在周子則謂之陽

之根在程子則謂之動之端在朱子則謂之闢之始在邵子則謂之陽之初起處大抵皆於動之端倪識破此心眞善觀物者也況坤上也震下也坤即是靜震即是動聖人分明以此二體畫卦若離動靜而言陰陽離陰陽而論易道是猶以無寸之圭而測景以不度之衡而觀星則復易爲紙上之易又安能窺測造化之心哉蓋易自老氏王輔嗣以來止就歸宿處觀復至河洛諸儒方以發動處觀復羲文周孔之精蘊奧義至此復大明

矣不審尚中便以迎長日之至者為復耶夫自夏五至冬十一月者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夜半者一日之復也自午日凡七日復得子日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者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析之為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或自小雪積分或從中孚起卦或又謂應鍾當復縱施横設無不可觀只看人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此卻要吾人喫緊用工

其自川中罷守復回苕溪爲居林水之間粗安其拙雖白道而冥窮不問也嘗訪問朋友生死中間得和赴真死矣或有謂竹坡亦上仙者昉亦疑之何天之不愸庇吾郃耶收近書問使者以故則知挈婦子隱於吳門幾與世相隔所以人謬傳耳南窗讀易想日有新知但六經惟易最難學伊川平生所得只在易傳嘗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紬繹六十以後着書其傳之成也猶不敢輕示門人且云只說得七分令

台翰便謂自有此易未有此解何其言之易也且勿言
卦彖爻辭先說易一字老先生只言變易蓋謂陰陽相
磑日月相射晝夜相承死生相摻其大綱領不出乎此
或者戴神墨履靈式或以玄測或以祲傳或以本氣餘
氣言或以純體破體論或以飛行流遁看若見理到亦只
是變易之易不然則流為醜博之學也尚中以為何如
近叙夫看論語嘗寄序引來煞好惟命名曰衍究卻又
佀好奇吾人只是講學讀書不妨細商量獨懼其年之

君子之所不能定然竟能屈醜已亂者蓋學問之力也
執事以天授正學崛起南方實踐真知見于有政自登
蜀坂馳使車崎嶇險艱備殫勞勩蓋二年於茲矣方敵
兵之來須洞深入益胄瀕危僅一棧道而執事能凝然
不動以鎮安軍民援師一來敵竟却去及叛兵之起朋
伍駭亂縉紳被禍極於慘酷而執事能挺身干戈不屈
威武兇徒相戒卒不敢犯夫內寇外訌皆不可以禮義
弭也當時勇者不敢當其鋒怯者不過避其銳執事一

儒生耳詩書禮樂是習道德仁義是修寛厚長者是處
然敵至而反戈賊來而草面譬之鳳麟高翔犀狻率服
者此非有學問定力能至是哉雖然元濟之平祭人不
知上下之分久矣而裴晉公倡一愬以示之櫜鞬禮行觀
者皆聳天下之患狃於所習而轉移之機不可不新其
所習者也蜀自近年以來綱常陵夷名分隳替將士不
知階級之禮軍旅浸無紀律之法含忍混貧殆為故常而
孼萌疽根轉相倣傚遺禍至此欲一洗而新之其必由

學乎令執事奉天子命牧御全坤共二師屏而某以佔畢諸生適掾文學此六十郡觀聽之始也執事倘不以某不肖與之講學以勸化齊民使平日禮義善物孝弟忠信吉德有以習其耳目而柔其體膚則民知尊君親上不敢覬覦守固攻克效死勿去雖閭有強悍弗率亦將聞風胥動消其暴戾於冥冥之中矣此豈非今日第一事哉昔張忠定之始鎮蜀也均亂甫平學校頹替公不急急於弭亂而乃留意於興學有劉式者服勤師說

精通大義遂自撰牒辟充州學教授而蜀之學者聞風
遝來其詞曰興邦教隆世禮莫先乎六經率天爵臻人
極必本乎四術事固有相感而不迂者執事倘留意焉
則禮義之宫名教之地文翁高朕之室必有劉式者扶
道植教興世禮立人極者也執事幸無忽

上應都大書

某聞之昔者聖賢之論為政不曰才力非以其人之英
邁勇敢不足以辦一世之事也蓋事物之來必有聯絡

管攝之處而應事接物之中亦必有經綸主宰之妙使吾方寸之間湛然清虛精一無二則是心也如火之熾如泉之達斯足以制萬事而宰羣物脫或不然良知之茁裔方萌物欲之攻取滋甚聽其與物流轉而惰慢之氣又從而乘之則神明無所舍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舍講學何以澄治之哉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然其授受之際前後相詔不過危微精一四語畢命一書康王之精神在焉畢公

之文獻存焉而其所以訓廸殷士至親至切者亦不過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逮至春秋茲學之源流猶未泯也子産列國之大夫也當人欲横流之衝而獨能別識心體之正其言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在孟子即是夜氣在周子即是主靜在程子即是主敬在謝子即是常惺惺法在延平李氏即是灑落處在建安朱氏即是天機活潑雖發言之章指互有不同而要其極

則皆收斂齊一不迷失其本心而使為事物之主也執事平日所得其得諸此歟方象山陸氏倡為即心是學而婺之士曾無一人遡江以西其風氣蓋已淳矣執事者又自東萊而參之考亭者也學問之本末行已之榘度某固不能盡窺其秘而得諸朋友之所聞蓋知執事以中夜之氣看道心以平旦之氣看人心以性之靜者為心之本體以情之動者為心之感發以如保赤子心誠求之為與人一動靜循環體用該偏執事之學亦可

其所存則心之本體昭昭具在雖以此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可也不識執事以為何如幸誘而誨之

答嚴子韶書

某比承賢主賓聯璧見過吏塵不清簡於延待弗克久駐車馬此為悵然耳即日冬序晏溫喜聆經緯肄習德履休暢道喪千載聖遠言湮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倡絕學於衰世之中相與發揮孟氏以來不傳之秘然其講道也言質素而不華理平淡而無奇微

無聲之可求無臭之可接無有方所形狀之可見是以
周子必曰無極而太極蓋明太極乃無形之理非有形
之物也晦翁披剥圖象義理極是章明而南軒釋之曰
莫之為而為文勢亦順說者猶謂無極二字不可搭在
太極上大傳言易有太極而不曾言無吁此不惟不見
太極且不知易矣易者無方無體者也而云有太極則
無極而太極之理明矣聖人着易字於太極之上亦何
嘗以屋上架屋床上疊床為嫌哉其如知行之說兄以

學者之病窮格汗漫墮於徒知徒聞之地而少有所謂真履實踐之功脫使真知驗之躬行率多悖戾則兄又誤矣凡躬行之悖戾者皆未曾真知之故也知與行工夫本互相發始條理終條理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不可偏廢知之明則行之力行之到則知之澈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兄乃以窮格為汗漫而必欲從力行處下手格物之功未至而疾行之心已先則將恐於義理有中有不中者矣秦漢以來豈無志於力行之士

行矣而不著習焉而不察擿埴索塗莫適所依卒背於中庸不能與入堯舜之道是殆冥行而已也行之惟艱之言盖不謂此高宗舊學於甘盤則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傅說之告不過欲高宗行其所知而已矣看經須是參互出入首尾融貫當自脫然有警悟處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居其四而行居其一某仍欲子韶從致知處下手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聚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

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老儒崇尚之言未識聖人
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寔
然被駈渾不知覺此吾道所以孤行而有志於斯者必
欲羣居相與講明而求為至當之歸也予韶真能辨得
擔簦萬里訪尋文公諸書且徧謁於其徒既歸而求之
復以所聞見於東南者會萃為一編以驗不令兄弟子
之志則勤矣教授葉文自是宗門中的正傳筆之於
書化之於口固已純熟不同如器之陳縣丞於知行一

說亦然分疏得明白其論司馬溫公有見於正心誠意無見於致知格物白沒了大學發頭兩章唐自韓文公作原道已脫漏了致知格物一段其言曰正心誠意將以有為也是雖能捄一時佛氏之害而不知已蹶大學之等若只從正心誠意處做起而不向致知格物上發脚譬猶人之行路不識路頭而便欲從半路裏截去其得免夫顛冥幸矣嚮來與子韶說幾多而猶以此發問於人脫使真知驗之躬行率多悖戾此何等語不意子

友生不能喻其和妻孥不能比其樂但見只是天分中事易知易行不知子韶如何問一怡字有許多說話甚莫曉也夫所謂學問者不徒學也而問亦不可苟焉易纔說學以聚之便說箇問以辨之中庸纔說博學之便說箇審問之論語纔說博學而篤志便說箇切問而近思問之不辨不審不切者皆非學也子韶既獲與朱氏門人相接從四書中儘有大綱領大節目三數條可問而問其所不必問等閒蹉過是則可惜耳邊聲時搖單

務未休橫渠所謂委之劇聚以驗其勤暴之邊衝以觀
其畧正是時也而某咸無一於斯有所警教不惜因北
風時惠好音

又

某墮跡紅塵市中閼然不見已缺每四方朋友相與講
學既切矣而又磋之既琢矣而又磨之時發深省勉齋
既下世宏齋繼沒毅齋槁立于婺女之濱罕與世接留
宗庠者僅藥六十四丈一人擔當考亭門戶嗚呼亦微

日脫藁則幅巾藜杖相從於雲水間當求以瑩所疑也
九日懷賢輙遣白衣人為壽康尊風味不減桑落蒙賜
領采幸甚氣序薄寒願言冲輔陽機以人物自愛

答任子嘉書

某造朝之初程叔運來中都具言子嘉居家好學其所
得者躍如也一句某聞之驚愕曰子嘉頗與舞雩詠歸千
載同樂耶若爾則百聖之戶庭蔑矣旣得來書迺云再
取六經字字而讀之於聖賢用心處粗窺一二則知前

烱如一日試為我書其所見者何事明以見告庶幾交相益也且今為字民之官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此二句作如何說併示標月之指其如名譽之不聞此自朋友之責不待丁祝暑候正袢顧言講學自愛